

开栏的话

80年前，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，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，这一胜利不仅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洗雪了近代以来的民族耻辱，更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在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里，每一寸山河都铭刻着中华儿女不屈的抗争，每一滴热血都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。

六安，这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红土地，在抗战时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。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、丰富的人力与物质资源，以及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积累的良好群众基础，六安成为了国共两党共同重视的战略要地，安徽省暨大别山区抗日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与军事指挥中心，更是为抗战输送各类建设人才的重要源泉。六安军民怀着满腔热血，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，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，为抗战胜利奉献了大量人力物力，用实际行动深刻诠释了伟大的抗战精神，在抗战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为铭记这段波澜壮阔、可歌可泣的历史，缅怀先烈们的丰功伟绩，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，本报及直播六安微信公众号特开设《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》专栏。我们将通过深入挖掘六安地区的抗战故事，展现六安军民在抗战中的英勇表现与巨大牺牲，让那段历史重新鲜活起来，激励当代人铭记历史、缅怀先烈、珍爱和平、开创未来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。

六安城保卫战

蒋二明

“地控江淮四面雄”的六安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冲。抗日战争中，六安又一次经受了铁血与战火的洗礼。1938年夏，进攻武汉的日军主力第十一军20多万沿长江两岸西进，在皖鄂赣毗邻地区处处受阻，被迫变更或增加进攻路线。8月中旬下旬，侵华日军第二军所辖第三、第十、第十三、第十六师团和野战重炮一旅团、骑兵第四旅团、战车第一联队等部共约十万余人在合肥、舒城一带集结完毕，欲取道六霍，进攻鄂豫，以牵制中国军队，策应其主力第十一军的沿江作战，包围武汉。

8月25日起，日军第二军以主力沿合肥至叶家集公路西进，一部在合肥至叶集公路以南企图穿大别山腹地，另一部沿淮河两岸大举西进，企图从大别山北麓进攻鄂豫，迂回包抄武汉。六安是皖西和大别山的门户，必然首当其冲。

在日军大举西进时，国民党第五战区孙连仲左翼兵团10万余人和皖省保安部队及地方武装积极守备，到处摆下歼敌的战场。8月中旬，东北军第五十一军（军长于学忠）奉命由信阳匆匆赶到皖西防守，其一三三师守备麻埠、独山、苏家埠到韩摆渡一线，一一四师守备六安、杨柳店一带，只有一一四师的六八三、六八四两个团守卫六安城。此时，第五十一军在淮河流域战和台儿庄大战中损失惨重，后又连续掩护其他部队撤退，一直没有得到补充和休整，官兵疲惫不堪，而且武器低劣。由于最高军事当局实行步步设防、节节抵抗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消耗战略，结果防线过长、兵力分散，不得不反复转用疲兵。

但是，六安军民的抗日情绪极为高昂。六安曾成为全省抗战的指挥中心，抗日救亡工作如火如荼。此时，省、县各机关团体和居民虽已撤离县城，但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各民众团体则在城乡动员民众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，征集粮草供应守军，慰劳、鼓励官兵英勇杀敌。同时，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第六路军6000余人，已奉令由时任六安县长盛子瑾整理指挥。盛子瑾早年曾加入中共，脱党后也曾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，拥护国共合作，得

到中共的帮助与指导，现正指挥自卫军第六路军及县常备大队、各区中队等地方武装，在城郊四乡袭扰、牵制敌人。在此情况下，东北军官兵守城意志益坚，他们自“九一八”事变以来流浪转战了7年，对日军素有仇国恨，兼有军中一些中共地下党员的带头和鼓动，皆誓与举城共存亡。

考虑到六安城守备力量薄弱，一一四师师长牟中珩又增调该师六七八团前出至城东三女墩、猫狗洞、十里铺、望城岗一带构筑前沿阻击阵地，以迟滞日军对主城区的进攻。官兵在当地民众的帮助下，很快挖好战壕，构筑好防御工事，守城军民严阵以待。

1938年8月25日，日军第十三师团从合肥出发，经官亭、金桥直扑六安。26日凌晨1时，日军高桥旅团便衣队数十人，引领步兵二百人进袭城东十里铺。守军抗击数小时，故不支退向金桥。8时许，敌后续部队源源开到，正面攻击六七八团十里铺、猫狗洞一带阵地，并炮轰望城

岗守军阵地，掩护其后续部队向西进犯。当天，敌先头部队的几次小规模攻势皆被粉碎。但傍晚时有几股敌人钻守军空隙越过六七八团阻击线，深入到守军前沿阵地的背后，使六七八团腹背受敌，陷于险境。当晚，六七八团乃次第后撤，相继进入望城岗设阵地，继续与日军对抗。

8月27日，日军先头部队多次进攻望城岗，不断攻击六七八团阵地，六七八团顽强战斗，连续打退日军多次进攻。坚持到傍晚，日军越来越多，攻势越来越猛，眼看前沿阵地难坚守，六七八团在打退敌人的一次攻势后迅速撤入城内，协同六八三、六八四团坚守城关。晚9时许，敌便衣队200多人在硝烟弥漫中乘乱摸黑混入城北关，经守军阻击，退至城北5里地之火柴公司，占据碾楼顽抗。守军立即将碾楼包围，歼敌一部，余敌被逐出城外；晚11时40分，出现于飞机场（现皋城广场）的日军约300人，也被守军包围、击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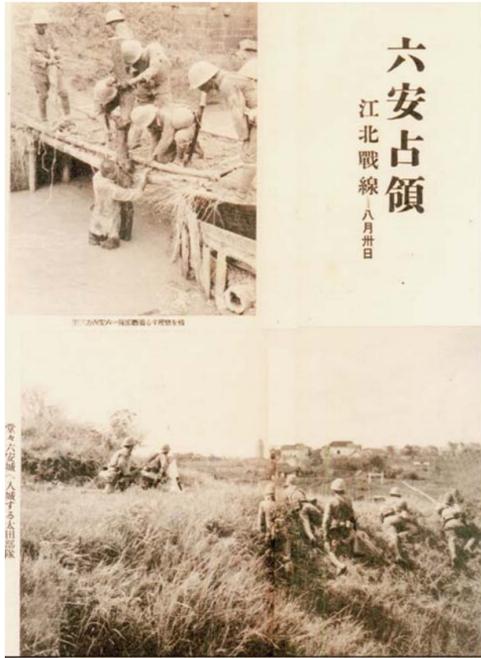


領占血無門城南の安六

同军攻六安南城的欢呼



1938年8月28日，日军向六安开进。



日军在六安南门外攻击六安城

28日晨，日军进攻六安城第一线兵力已达3000余人，并有火炮十几门，坦克和飞机多架掩护。因守军从其他防区匆匆调来，仓促间未及破坏公路，致日军机械化部队驰骋自如。大批日军沿着六安城南边的公路推进到六安城以西地区，形成对六安的包围之势。攻城日军在大炮、坦克和飞机的掩护下，分别从东、北、南三面攻击六安城，而以主力并集中火力从南面进攻，多次发起集团冲锋。而守军3个团一共不足两千余人，没有火炮和装甲车等重武器，枪弹也不充裕，但官兵们抗敌情绪高昂，不畏强暴，不怕牺牲，以血肉之躯坚守城头阵地，仅以机枪和步枪、手榴弹打击敌人，一连打退日军的多次冲锋。

由于敌军炮火猛烈，守军往往往人枪并毁，牺牲很大。至28日下午4时许，日军集中炮火猛轰六安城东南角工事（原魁星阁市场到金星楼一带），炸塌了一段城墙，左右守军因炮火猛烈不能驰援，大批日军从城墙缺口处爬入城内，展开巷战。当晚，守军因伤亡较大，兵力单薄，虽经反击，未能将入城之敌逐出。29日晨，入城之敌迭次增加，逐街逐巷逐屋地展开激烈争夺，巷战更为激烈。

这时，在南北城郊阻敌的东北军另一部和数千自卫军与敌接战失利，日军直冲溧河两岸；南路日军从舒城和桃溪进犯张家店、苏家埠、韩摆渡、莲花庵等地，在炮火掩护下强渡溧河，迂回六安侧后；北路敌人由正阳关进至丁家集一带，另有日军骑兵一部竟深入到霍邱乌龙庙一带窜扰，正欲包抄六安。皋城守军腹背受敌，退守城西一隅（文庙至御龙湾一带）。29日晚，守军伤亡惨重，乃奉令西撤，至30日晨，全部撤至溧河西岸。历时4天的皋城保卫战，终因众寡悬殊而失利。双方均伤亡数百人，迟滞了日军的西侵行动。



扫一扫，品读六安故事

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

情深似海九十年

——台静农与李霁野的交往

黄圣风

安徽省西部的叶集小镇，南临大别山，西濒史河，位于史河弯冲积的一个肥沃小平原上。叶集镇历史上人才辈出，群星灿烂，台静农和李霁野就是这片土地孕育的人杰。

百余年前，在叶集镇的南街，有一家经营粮食的商铺，名曰“台裕大”，前面是五间店面，后面是五间厢房，与两边的厢房构成一个四合院。后面接着又是五间大堂屋与两边的厢屋又构成了一个四合院。1902年11月23日，台静农就出生在这里。从台家宅北走，过了十字街口，老街北段再走50米，也有一家商号，名曰“李锦源”，门面朝西，三间店面，后面是厅屋和厢房。1904年，李霁野就出生在这个院子里。

台静农与李霁野诞生在同一条街巷，同一方水土养育着他们。他们在狭窄的长街上，一起玩耍一起读书，度过童年岁月，成年后又异地一起求学工作，甚至在海峡对岸，他们还有段时间在一起，真情相处，互相支持。一直到1990年台静农逝世，在近90年的漫长岁月里，他们结下了手足般的友谊。

台静农长李霁野两岁，他们俩自幼好学。台静农后来不仅创作了大量的乡土小说，而且还是颇有影响的书法家、论及渊源，台静农曾在《静农艺术集》的序中写道：“余之嗜书艺，盖得自庭训。”其父擅长书法，静农自小耳濡目染而涵养成兴趣。小时候他经常在自家书房里临帖，李霁野私塾下学时回来，经常来，看台静农描红或临帖。有时临隶书的《华山碑》，有时摹颜鲁公《麻姑仙坛记》。临摹结束，两人就在一起背诵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幼学琼林》，或者一起读《三国演义》等古典小说。这些儿时打下的坚实功底，为他们以后成为文学及书法家，打下深厚的基础。

1914年，台静农、李霁野由私塾转入叶集明强小学读书，同学中还有韦素园、韦丛芜。当时，几个人的行动总是一致的，曾轰动全镇的剪辫子事件和砸佛像事件，他们都是参与者。

有一次，他们瞒着家人，从李霁野家的酒坊里悄悄搬出一坛老酒，要比试比试。比赛开始，霁野喝了酒以后，转身偷偷将酒都吐到手上，静农喝了一杯又一杯，却什么事也没有；结果混战一场，只有素园一个人大醉。于是他们知道台静农是海量，就再没人敢和他比试喝酒了。静农一生嗜酒，这段往事是他早年的酒坛逸事吧。

有一个冬夜，在韦素园的家里，他们围着火盆海阔天空地聊。谈人理想，谈国家大事，谈社会新闻，还谈他们自己的嬉戏游乐，谈各自读的书、临的帖……他们一边谈话，一

边不停的烧水泡茶，啜饮香茗。忽闻雄鸡报晓声，才惊觉窗外已经曙光初起，竟不知不觉谈了一个通宵。

台静农李霁野的手足情深是从幼年就建立起来的。李霁野曾感叹到：“童年！童年的友谊！这里含有多少迷人的美，多少令人永远神往的力！”

1917年台静农于叶集民强小学毕业后考入汉口大华中学。

1919年，李霁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公费的阜阳第三师范。

他们各自在学校里都受五四运动的影响，对学校不甚满意。1920年夏，台静农离开汉口，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。1921年李霁野因为张贴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材料，校内就有流言，说李霁野和韦丛芜要把当时被一些人称作“洪水猛兽”的共产主义思想引进阜阳第三师范。为此，他们被逼离校。

1923年春，李霁野到了北京。台静农、李霁野这两个好友在北京又聚在一起，他们学习上互相帮助，经济上相互支持帮扶。李霁野先自修英语半年，后转入了崇实中学学习，再后来进入了燕京大学深造。是友谊给了他们勇气和信心。

在北京期间，他们经济虽然窘迫，但时常聚在一处乐而开怀。台静农性格幽默，不拘小节，“且乐生前一杯酒，何须身后千载名”！192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，为庆祝李霁野翻译完《往星中》，他们想看卓别林演的电影《赖婚》，可是没钱。台静农急中生智，当了件衣服，看了场电影还吃了一顿火烧。台静农邀朋友喝酒都有理由：若是天热，他说喝酒解暑；若是天冷，他便说酒可御寒。过了朋友家时，酒兴发作进门就问：“有没有开了瓶的酒？”；老友路过门前拎着小包，他就喊：“有好酒丢些下来！”颇有“一生大笑能几回，斗酒相逢须醉倒”的潇洒。

1924年，李霁野等几个叶集老乡经张目寒介绍，初识了鲁迅先生，此后的11年里他们始终和鲁迅保持着深厚的师生友谊，尤其是台静农，即使鲁迅在上海时，他们的通信往来依然频繁。查阅《鲁迅书信集》，可以发现鲁迅写给台静农的书信有39封之多，另外还有3封是写给台静农和李霁野两人的。

1925年夏天，在鲁迅提议下成立了“未名社”。这个文学社团，成员有6人：鲁迅、韦素园、台静农、韦丛芜、李霁野、曹靖华。台静农这时期的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，兼写诗歌、散文，多载于《莽原》半月刊、《未名》半月刊等刊物。1928年集结的《地之子》和1930年的《建塔者》，均为短篇小说集。这些作品为鲁迅所

赏识，并赞其“贡献了文艺”。《地之子》中小说14篇，基本上从故土民间取材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，台静农由此成为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。

李霁野这时期主要从事翻译工作。1928年4月“未名社”被国民党当局查封，李霁野因翻译《文学与革命》一书被捕。5月，台静农受李霁野牵连也被捕下狱，同被关了50天。在这段囚禁的日子里，他们亲身感受到旧势力的黑暗与暴虐。夜里，牢房的气氛尤其恐怖，细细地呻吟，凄厉地喊叫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所幸得台静农的朋友常维钧在狱外四处奔走营救，加上鲁迅先生的帮助，才得以取保获释。台静农重友情如生命，他与李霁野情深义重、情同手足，虽受牵连环被捕，却无任何怨悔，并戏说和李霁野不仅是同乡、朋友，从此还多了个名称“牢友”。

从1925年夏“未名社”成立到1931年秋未名社解体，这7年时间是台静农、李霁野的重要人生阶段。他们已从伙伴变成战友，共办“未名社”，共展宏图，共同入狱，共赴国难，他们的友谊更加坚实深厚了。

1932年，李霁野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教书。12月13日清晨，他正准备去上课，朋友孔另境打来长途说：“台静农突然害病，病情十分严重，请你赶快回来！”当时说病是一种隐语，李霁野马上想到台静农被捕了。他一面思考，一面略加准备，立刻坐火车去北京。

据说那时台静农房里有间仓库，平时无人居住，只存放些杂物。卫队从这屋子角落一只旧藤箱里搜查出“炸弹”（指的是“共产党宣传品”）。台静农经常在这里为同乡亲友存放东西，随存随取。他说不清这只箱子是谁存放的，更不知箱子里有些什么东西。所以搜出“炸弹”时，台静农无以对答。特务们把“炸弹”和前些天发生的一起暗杀事件联系起来，事态就变得尤其严重了。幸而内外有人，机智相助，谎称查明“炸弹”只是一件制化妆品的小仪器，这件大案才得以有惊无险收场。这次斗争中，台静农、李霁野都差点丧生。他们的友谊在一次入狱与脱险中，更加深厚。

1943年，李霁野因受日军迫害离开北京辗转至重庆，经曹禹介绍，在北碚某大学任教，次年夏天到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。他到白沙女师时，台静农已先他来这里了，这两个根基相连的老友，又一次从分离到聚首了。

1946年白沙女师闹学潮，教育部下令解散学院，为抗议这野蛮行为，台静农毅然辞去教职。1946年3月，李霁野也离开白沙。

1946年9月，应许寿裳之约，李霁野启程赴台湾省编译馆任编纂。“二二八”起义后，编

译解散，他又转台湾大学任教。得知台静农在内地艰难，1946年10月李霁野和魏建功写信召其来台，于是台静农携家眷千里迢迢到了台湾。那段时间他俩都在台湾大学工作，又像当年在四川白沙那样，情同手足地生活在一个校园里。

不料风云突变，1948年末许寿裳在台北寓所被杀，1949年4月，传闻当局要抓捕李霁野。危险中，李霁野只好挈妇携子惶惶出走，于1949年秋经香港回到大陆。

台静农与李霁野的分别是在台北，他们明白这一别意味着什么，一杯老酒，两行浊泪，他们沉痛握手，依依话别。此一别后，两人海峡相隔，天各一方，40年再也没有见过面。

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，台静农与李霁野只有通过在美国的亲人间接通信询问近况，互报平安，有时辗转寄送录音带，把自己的声音传给对方。1977年12月，台静农托女儿从美国寄了两个条幅给李先生：一幅题录李霁野旧诗《幽居》的书法小品，一幅是梅花图。梅花图上，有两句诗：“孤竹竹屋霜清夜，梦到梅花即见君”。这是宋人的诗句，台静农将之题在自己的梅花小品上，远隔重洋，辗转万里寄赠给李霁野先生，表达了他的强烈思乡和怀念故友之情。1986年台静农又寄来了他写的绝句多首，李霁野从中选出一首表现祖国之思的，送给天津书法家协会，供他们刻在蓟县长城碑林上，给老友留下个久远的纪念。

1990年10月9日，台静农因癌症逝世于台北。噩耗传来，李霁野深深陷于悲痛，他写了一篇沉郁而深情的小文《永别了，静农》表沉痛哀悼。一年后他又写了一篇风格独特的散文《忆梦》，文章以杜甫《梦李白》中的两句诗“故人入我梦，明我长相忆”起始，记述了他梦中返回故乡探亲老友旧居，并在四川白沙见到台静农的情景，全文且喜且悲，亦真亦幻，读后让人唏嘘不已。

1997年5月4日凌晨，九十四岁的李霁野先生也在天津去世。

从童颜到鹤发，从20世纪初在同一条长街上出生，到90年代相辞辞世，台静农与李霁野的友情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。

两位先生已先后故去，音容虽渺，精神永存。他们给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，除了他们的学问、著作、操行外，还有那种令人感奋的人间真情。今天我站在两位前辈生活过的叶集老街上，虽市井面貌与百年前殊异，但他们的精魂似乎还在故乡徘徊。因为，故乡是一个人的根，他们的步伐无论走多远，他们的根深扎在故乡的泥土中；他们的音容无论走多久，他们的英名在我们心中永存。我们爱他们，尊敬他们，回忆他们，并且永远怀念他们。

皖西文化名人

E-mail: laxwcmzbt@163.com

溧史杭史册之运斤成风

时培余

转过一个弯，远远地就能望见孟岗，日思夜想的村庄，杨春江紧了紧背上的包袱，折进了支梁坎，脚下步子也紧了紧，五年多没见，村口大柳树树冠撑起更大阴凉。

杨春江抬头四处张望，四处纳闷，这才几年不见，大伙怎的都生分了？一见到自己就躲着走？好像朝鲜才是故乡，自己成了异乡客。

人们口中的杨家老大正是杨春江，他下意识地摸了摸额角的伤疤，连长牺牲了，排长牺牲了，班长牺牲了……飞机，大炮，寒冷，索桥，鲜血……自家门前，站定了，整了整衣襟，推开门，喊了一声“娘”。

好半天，娘缓过劲来。

1958年，溧史杭干渠开始兴建，挖河的队伍像春潮从四面八方涌来，他们背着行李，扛着铁锹、锤子、斧头，拉着农具……

那么几间工棚，怎容得下如潮的民工，露宿若惊，缺衣少食，天寒地冻……有病倒了再爬起的汉子，没有叫怨的逃兵。

水利局学校大门紧闭，杨春江轴劲上来，凶狠的美帝都打跑了，怎能被一把铁锁困住？门有铁锁，我有斧头，一斧头下去，砸出“敢”与“扛”。

五里一墩，十里一铺，何必从古老的训诂学里寻找，溧史杭的史册里就有一座桥的注脚，皖西大道蕴藏内涵，大别山路是无限的延展，喧闹似水，有西高东低的走势，五里墩大桥，地处咽喉，溧史杭总局，海事局，水文站……霞光里推波而进的播撒人，打捞水草和浮物，和一座城的清亮。

天河西路柔如丝带，银河菜市缭绕温暖的烟火，这是人间天河，灯火是天上星，住在了人间。一代又一代六安人，运斤成风，砸碎一块块石头，铁锤，桎梏，笨重若轻，那斧头，拨动漫山苍翠，河与桥，就是那摘取幸福的云梯，桃花，荷花，稻花，茶花……伸手可摘。